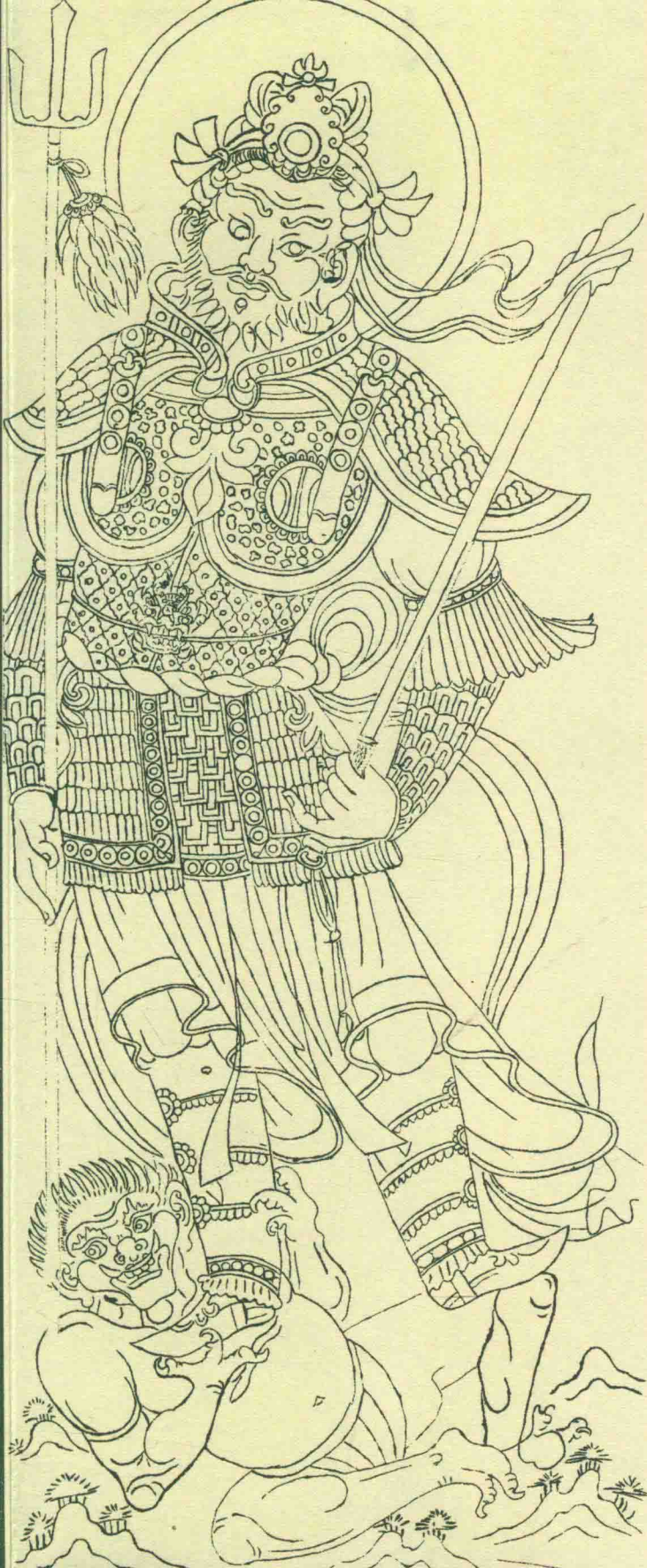


陕西

汉唐墓葬

美术研究

范淑英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陕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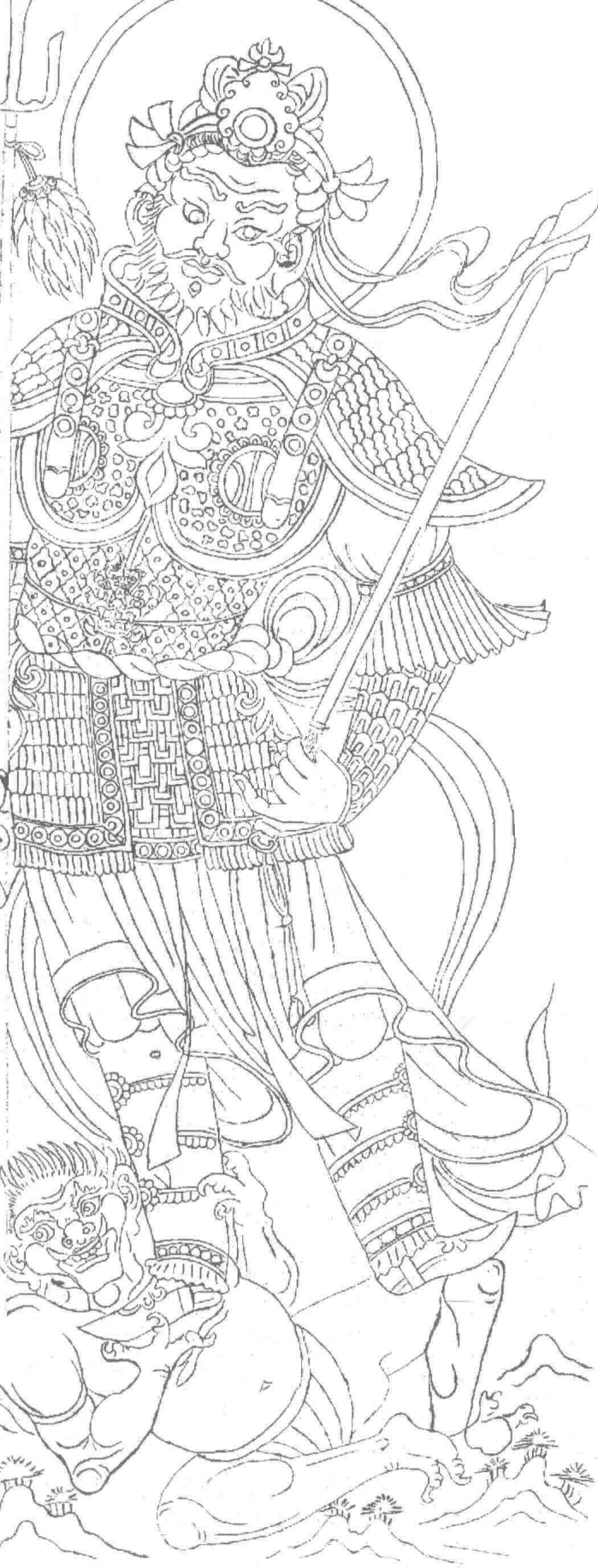
汉唐墓葬

美术研究



范淑英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汉唐墓葬美术研究 / 范淑英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574 - 1

I. ①陕… II. ①范… III. ①汉墓—墓葬(考古)—美术考古—研究—陕西②唐墓—墓葬(考古)—美术考古—研究—陕西 IV. ①K879.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557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郑彤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2
字数 385 千字
定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计划”
“丝绸之路民族艺术研究基地”项目成果

前 言

《陕西汉唐墓葬美术研究》是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中国美术考古学教学部分成果的汇编。论集中的论文包括一般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篇幅长短不限，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主要集中在陕西省内考古出土的墓葬美术资料。

近些年来，在美术史研究领域，“墓葬美术”的提出是一个学界瞩目的现象。巫鸿先生在《古代墓葬美术研究》一书的前言中，对中国的墓葬美术进行了如下概括：“墓葬美术是从中国远古至近代历时最久、植根最深的一个礼仪美术传统，无论是时间的持续还是地域的伸延都在美术史中无出其右。它也是考古信息最为丰富的一个综合性艺术系统，其内涵包括了建筑、器物、绘画、雕塑、装饰、葬具、铭刻书法以及对死者身体的处理。”^①这句话概括了墓葬美术的礼仪特征、包含内容以及与美术史和考古学的密切联系。

从墓葬美术的内容来看，其研究对象主要是考古发现的墓上和墓内的美术资料。古代凶礼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对死者的丧、葬、祭等烦琐的礼仪制度和法令，在这一完整的过程中使用的艺术品极为丰富。丧葬艺术涵盖了中国古代围绕着死者丧葬、祭祀等礼仪活动所需进行的艺术制作。但是随着丧葬、祭祀仪式等过程的结束，一些艺术品离开了原来的场域，另一些艺术品由于焚祭等原因已经消失，因而难以了解古代丧葬艺术品的全貌。

基于考古发现而提出的“墓葬美术”概念，是从探析实物资料入手，深入研究丧葬艺术的特征、性质、功能与审美。考古发现集中于陵、墓和

^① 巫鸿、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陵园、墓园内的墓葬美术品，包括墓葬建筑及其装饰（如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等）、棺槨等殓葬用品、随葬明器三大类。其中随葬明器种类繁多，主要有人物俑和动物模型（也包括地上的神道石刻）、镇墓驱邪用品（如镇墓兽、铅人、镇墓瓶、镇墓石以及用于镇墓驱邪的铜镜）和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墓碑、墓志等。除此之外，墓内随葬的还有生活用品。

一般来说，墓葬美术品的制作历时较短，具有即时性特点，加之明器提供了相对准确的年代，可以看作是认识当时艺术状貌的第一手材料。另外，墓葬美术品直接服务于丧葬活动和丧葬礼仪的需要，因而具有极强的功能性，而功能性是中国古代艺术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除了即时性、功能性之外，中国古代墓葬美术还具有鲜明的持久性。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灵魂观念的作用和孝道的崇尚，一直盛行厚葬习俗，这就使得墓葬美术不但能够持久地传承，而且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成为一个可以持续研究的领域。

目前，就一个区域内的墓葬美术进行综合、全面研究尚未开展。本论文集虽然立足于陕西省考古发现的墓葬美术遗迹和遗物，但也仅是选择其中艺术价值较高的壁画、石刻、墓俑等进行研究，对陕西省汉至唐的墓葬美术进行局部探讨，并未对这一地区的墓葬美术全貌进行综合性分析，远远不能揭示陕西这一考古大省 60 余年来墓葬美术的考古成果。加之编者和作者学识有限，文中难免有错讹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范淑英

目 录

前言	范淑英 (1)
汉代墓室壁画天象图的类型与文化溯源	杨 匡 (1)
陕北地区汉画像石风格来源考	杨 匡 (40)
陕北汉画像石墓门上的玄武图像 ——文化含义及其地域特点	胡雪竹 (141)
北朝隋唐时期墓葬中的联珠纹装饰	王雪迪 (199)
唐金乡县主墓出土陶俑探析	范淑英 (223)
远国归款与带刀宿卫 ——唐墓壁画胡人仪卫图像解读	范淑英 (244)
唐代妇女发髻命名方式初探	穆宁波 (267)
唐代女性障蔽首服兴废考	秦 凯 (288)
隋唐墓室壁画和墓志中龙虎图像配置的秩序性	郝 明 (306)
后记	范淑英 (347)

汉代墓室壁画天象图的 类型与文化溯源

杨 匡

摘要：天象图是汉代墓室壁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几乎贯穿了汉代墓室壁画发展的始终。在现存两汉墓室壁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类型的天象图：第一种是受古楚渔猎文明影响的“神灵图”，第二种是受周秦农耕文明影响的“星官图”，第三种是在东汉中后期出现的“嘉瑞图”。前两种类型的天象图在西汉时期带有先秦思想的鲜明烙印；“嘉瑞图”在东汉中晚期出现，代表了汉代艺术自身的时代特色。同样是事死如事生，西汉流行的“神灵图”和“星官图”是墓主人生前求仙活动在死后的延续；东汉兴起的“嘉瑞图”，则是对墓主人生前荣耀与奢华生活的纪念。

关键词：汉代壁画墓 天象图 神灵图 星官图 嘉瑞图

一 绪论

在目前发现的汉代墓室壁画中，有别于现实图像的绘画被称为“天象图”。一般包括日月、星宿、云气、想象中的神兽、神仙等形象以及墓主人升仙的场景等。

（一）两汉墓室壁画天象图的出土情况

现存的可辨识出具体内容的天象图存在于42座汉代壁画墓中。西汉时期主要集中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郡、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尹。新莽以后，除以上同属于司隶校尉部的两地区外，全国其他地方开始出现大量的

天象图。东汉晚期则以幽州地区居多。^①

两汉时期，河南郡出土有明确天象图的壁画墓共有 16 座：洛阳烧沟 61 号壁画墓^②、河南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③、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④、洛阳金谷园东汉壁画墓^⑤、洛阳北郊石油站东汉壁画墓^⑥、洛阳机车工厂东汉壁画墓^⑦、洛阳偃师县辛村新莽壁画墓^⑧、洛阳朱村东汉壁画墓^⑨、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⑩、洛阳第 3850 号壁画墓^⑪、洛阳一座不详壁画墓（大英博物馆藏）^⑫、洛阳尹屯西汉壁画墓^⑬、洛阳新安铁塔山壁画墓^⑭、洛阳一座不详壁画墓（中国农业博物馆藏）^⑮、密县后士郭 1 号画像石壁画墓^⑯、河南荥阳茱村汉代壁画墓^⑰等。

两汉时期，京兆尹出土有明确天象图的壁画墓共有 6 座：陕西千阳县新莽壁画墓^⑱、陕西咸阳龚家湾一号墓^⑲、西安交大附小西汉壁画墓^⑳、西

① 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年版。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 年第 2 期。

③ 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6 期。

④ 洛阳博物馆：《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文物资料丛刊》（第 9 辑），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3—173 页。

⑤ 洛阳古墓博物馆：《东汉天象神兽壁画墓》，《洛阳古墓博物馆》，朝华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8 页。

⑥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北郊东汉壁画墓》，《考古》1991 年第 8 期。

⑦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机车工厂东汉壁画墓》，《文物》1992 年第 3 期。

⑧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偃师县新莽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 年第 12 期。

⑨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市朱村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 年第 12 期。

⑩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 年第 5 期。

⑪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第 3850 号东汉墓》，《考古》1997 年第 8 期。

⑫ [瑞士] Lucas Nickel (倪克鲁) 著，贺西林译：《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组汉代壁画》，《考古与文物》2004 年第 5 期。

⑬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尹屯新莽壁画墓》，《考古学报》2005 年第 1 期。冯时考证该墓年代为西汉，本文采用此断代。参见冯时《洛阳尹屯西汉壁画墓星象图研究》，《考古》2005 年第 1 期。

⑭ 沈天鹰：《洛阳博物馆新获几幅汉墓壁画》，《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 5 期。

⑮ 曹建强：《洛阳新发现一组汉代壁画砖》，《文博》2009 年第 4 期。

⑯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第 2 期。

⑰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荥阳茱村汉代壁画墓调查》，《文物》1996 年第 3 期。

⑱ 宝鸡市博物馆、千阳县文化馆：《陕西省千阳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75 年第 3 期。

⑲ 孙德润、贺雅宜：《龚家湾一号墓葬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 1 期。

⑳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4 期。

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①、陕西旬邑百子村东汉“邠王”壁画墓^②、西安曲江翠竹园西汉壁画墓^③等。

出土地属于两汉司隶校尉部、有明确天象图的壁画墓还有 2 座：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④、山西夏县王村东汉壁画墓^⑤，都属于两汉时期河东郡。

东汉时期并州刺史部管辖区，共出土有明确天象图的汉壁画墓 4 座：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⑥、内蒙古鄂托克凤凰山 1 号壁画墓^⑦、陕西郝滩东汉壁画墓^⑧、陕西靖边杨桥畔东汉壁画墓^⑨等。

东汉时期凉州刺史部管辖区，共出土有明确天象图的汉壁画墓 2 座：甘肃酒泉下河清 1 号壁画墓^⑩、甘肃磨嘴子壁画墓^⑪等。

东汉时期兖州刺史部管辖区，共出土有明确天象图的墓葬 2 座：山东梁山县后银山东汉壁画墓^⑫、安徽亳县董园村 2 号壁画墓^⑬等。

东汉时期幽州刺史部管辖区，出土有明确天象图的壁画墓共 7 座：辽阳棒台子屯 1 号壁画墓^⑭、辽阳三道壕窑业四场壁画墓^⑮、辽阳棒台子屯 2

①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 年第 5 期。

② [德] 苏珊娜·格莱夫、尹申平：《考古发掘出土的中国东汉墓（邠王墓）壁画》，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曲江翠竹园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 年第 1 期。

④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陆枣园村壁画汉墓》，《考古》1959 年第 9 期。

⑤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地区文化局、夏县文化局博物馆：《山西夏县王村东汉壁画墓》，《文物》1994 年第 8 期。

⑥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 年第 1 期。

⑦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凤凰山墓葬》，《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1—174 页。

⑧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郝滩东汉墓》，《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墓》（上），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7—79 页。

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研究所、靖边县文物管理办公室：《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墓》，《文物》2009 年第 2 期。

⑩ 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酒泉下河清第 1 号墓和第 18 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59 年第 10 期。

⑪ 党寿山：《甘肃武威磨嘴子发现一座东汉壁画墓》，《考古》1995 年第 11 期。

⑫ 关天相、冀刚：《梁山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5 期。

⑬ 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 年第 8 期。

⑭ 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5 期。

⑮ 同上。

号壁画墓^①、辽阳北园2号壁画墓^②、辽阳三道壕3号壁画墓^③、辽阳鹅房1号壁画墓^④、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⑤等。

此外，河北望都所药村1号壁画墓^⑥（隶属于冀州刺史部中山国）、河南商丘芒砀山柿园汉墓^⑦（隶属于豫州刺史部梁国）、四川中江塔梁子3号崖墓^⑧（隶属于益州刺史部北部广汉郡）均出土有明确的天象图。

（二）两汉墓室壁画天象图研究现状

汉代墓室壁画中的天象图，无论是其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其绘画的艺术性，后世鲜有超越。由于画面内容瑰丽多姿、绚烂丰富，今人通过对其研究，可以体察两汉时期人们所继承的大分裂、大争鸣时期的各种思想文化在大一统时期的呈现、发展，最终归于相对统一，展现新的时代风貌。然而，现阶段并没有系统研究汉代墓室壁画天象图的专门著作。对于天象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具体图像含义的考释，和以天象图为材料对两汉墓葬美术或两汉（主要是西汉）人们社会、意识形态做系统分析。

图像含义考释的主要著作一般随着考古发掘成果的刊布而进行，田野考古每发表一处新的较大规模的汉墓天象图，随后有新的著作作为其考证、解释。这类文章主要有：1964年烧沟61号汉墓发掘后，郭沫若所作《洛阳汉墓壁画试探》^⑨；1977年卜千秋墓发掘简报登出后，孙作云所写《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考释》^⑩；1989年，呼林贵《西安交大西汉壁画墓二十八宿

① 王增新：《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1期。

② 辽阳市文物管理所：《辽阳发现三座壁画墓》，《考古》1980年第1期。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冯永谦、韩宝兴、刘忠诚、邹宝库、柳川、肖世星：《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发掘报告》，《文物》1985年第6期。

⑥ 姚鉴：《河北望都县汉墓的墓室结构和壁画》，《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⑦ 阎根齐：《柿园汉墓·墓室壁画》，引自《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20页。

⑧ 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中江塔梁子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

⑨ 郭沫若：《洛阳汉墓壁画试探》，《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⑩ 孙作云：《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考释》，《文物》1977年第6期。

星图与《史记·天官书》》^①；2005年，冯时《洛阳尹屯西汉壁画墓星象图研究》^②；2007年，王良田《柿园汉墓壁画考释》^③等。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和对汉代图像认识的不断深入，后人也有一些修正前人观点的文章，如2009年张应桥《试论汉墓壁画中的猪首怪人》^④，2009年贺西林在中国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所做的报告《汉画阴阳主神考》^⑤等，都根据新的考古资料和对古代文献重新梳理，提出各自对于汉代墓室壁画天象图中某些图像意义的新观点。这些论述偏重于对于单个画面或者单个形象意义的阐释考证，导出汉代人的思想观念、文化生活、与自然的关系等。有些是开创性的见解，有些是对于前人认识的修正。

目前，大多数学者只是将天象图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材料，去论证整个汉代墓室壁画的发展，或者分析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特征。

以天象图作为材料对两汉壁画墓做整体性研究的主要有以下著作：2001年贺西林的《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⑥，着重从美术史发展的角度梳理汉代墓室壁画的发展与艺术风格变化；2006年汪小洋《汉壁画墓墓主人阶层探讨》^⑦，侧重于利用天象图所反映的宗教问题，研究汉代墓室壁画墓主人身份；2008年黄佩贤的《汉代墓室壁画研究》^⑧，侧重于对汉代墓室壁画的地域性分析，同样涉及对于墓主人身份的探讨；1996年黄吉军的《洛阳两汉壁画墓简说》^⑨以及2006年程林泉与张翔宇合作的《关中地区汉代壁画墓浅析》^⑩，是专注于某地域内墓室壁画的发展与变化。这些论著是对壁画墓布局、分期、风格、艺术造詣、墓主人身份等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较为系统。

① 呼林贵：《西安交大西汉墓二十八宿星图与〈史记·天官书〉》，《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

② 冯时：《洛阳尹屯西汉壁画墓星象图研究》，《考古》2005年第1期。

③ 王良田：《柿园汉墓壁画考释》，《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④ 张应桥：《试论汉墓壁画中的猪首怪人》一文认为，汉墓壁画中的猪首怪人更有可能是“天神帝俊”，而非“方相氏”。本文采用此观点，以下所有猪首怪人皆称之为“天神帝俊”。《文博》2009年第4期，第21—25页。

⑤ 贺西林：《汉画阴阳主神考》，《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一辑，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130页。

⑥ 贺西林：《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⑦ 汪小洋：《汉壁画墓墓主人阶层探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年第1期。

⑧ 黄佩贤：《汉代墓室壁画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⑨ 黄吉军：《洛阳两汉壁画墓简说》，《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⑩ 程林泉、张翔宇：《关中地区汉代壁画墓浅析》，《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3期。

以天象图作为材料对两汉时期人们社会、意识形态做研究的著作主要有：俞伟超《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观的变化——1987年初夏〈中国美术史·秦汉篇〉讨论会上的讲话》^①、2001年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②、倪润安分别发表于1999年和2003年的《论两汉四灵的源流》^③以及《秦汉之际仙人思想的整合与定位》^④等。

对于汉代墓室壁画天象图做相对系统研究的著作，是2010年张倩仪所著《魏晋南北朝升天图研究》^⑤。书中有一章节《魏晋以前的升天狂热和升天图》，从“升天图”的视角将汉代天象图做一些梳理。

以上成果并没有对天象图进行专门的分析论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天象图从西汉时期复杂多样的类型向东汉时期趋于统一的转变过程，并从天象图文化源流的角度，探讨两汉时期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及其图像表现的特点和意图。

二 两汉墓室壁画天象图的布局位置及内容分类

两汉墓室壁画中的天象题材按照对于宇宙认识的不同可分为三大类：古楚渔猎文化背景下的神灵图、周秦农耕文化背景下的星官图以及东汉逐步兴起的嘉瑞图。

（一）神灵图

神灵图主要表现的是对于天上神仙、方外仙山和冥界的想象。在汉代当时的文献或者对于前代相关文献的整理中，常常将上古传说人物如伏羲、女娲、羲和、常仪、人皇等称为“神灵”。例如王逸在《楚辞章句》

① 俞伟超：《先秦两汉美术考古材料中所见世界观的变化——1987年初夏〈中国美术史·秦汉篇〉讨论会上的讲话》。文中将青铜时代中国人的世界观抑或“宇宙观”，概括为“多神崇拜”，而封建社会的宇宙观概括为“天上、人间、地下的世界观”，即本文所说“三才六合”的宇宙观。参见王仁湘主编《中国考古人类学百年文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315页。

②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③ 倪润安：《论两汉四灵的源流》，《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

④ 倪润安：《秦汉之际仙人思想的整合与定位》，《中原文物》2003年第6期。

⑤ 张倩仪：《魏晋南北朝升天图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中，将屈原《天问》解释为描述当时楚国宫殿中的“天地山川神灵”^①。王逸之子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描写殿里所绘传说中的远古神话，也说是“杂物奇怪，山神海灵”^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则说：“肃宗初，辅坐事免。是时郡尉府舍皆有雕饰，画山神海灵珍禽异兽，以眩耀之，夷人益畏惮焉。”^③“神灵图”所绘神灵，多来自于远古的创世传说，特别是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先秦时期保留在古楚地区的神话人物、神灵。

“神灵图”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各不相同，有些图像是表现动物形象的神灵在列队游走，有些图像是以成对的阴阳象征物作为表现对象的阴阳图式，有些图像是表现西王母或者其他神仙的逍遥生活，有些是有某种寓意的巫术图式，有些是具有守卫意义的图式，有些图像则是比较零散地表现个别神灵。下面分别介绍。

1. 动物形象的神灵列队游走

柿园汉墓墓室顶的神灵图上，一条翼龙居于主体位置，龙口伸出长舌，卷住“鱼妇”^④，龙首后有—神鸟衔其龙角，身下一神虎随其奔走，周围有云气环绕。

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的券顶也有相似的内容。券顶东南部有一太阳金乌，西部正中有一轮内绘玉兔、蟾蜍的圆月，南部正中是一只展翅飞翔的朱雀，朱雀后各有一条飞龙。券顶后部东西两侧各有一只仙鹤，西侧仙鹤之后还有两只展翅飞翔的鸿雁。朱雀、飞龙、仙鹤、鸿雁全部往南（墓室口方向）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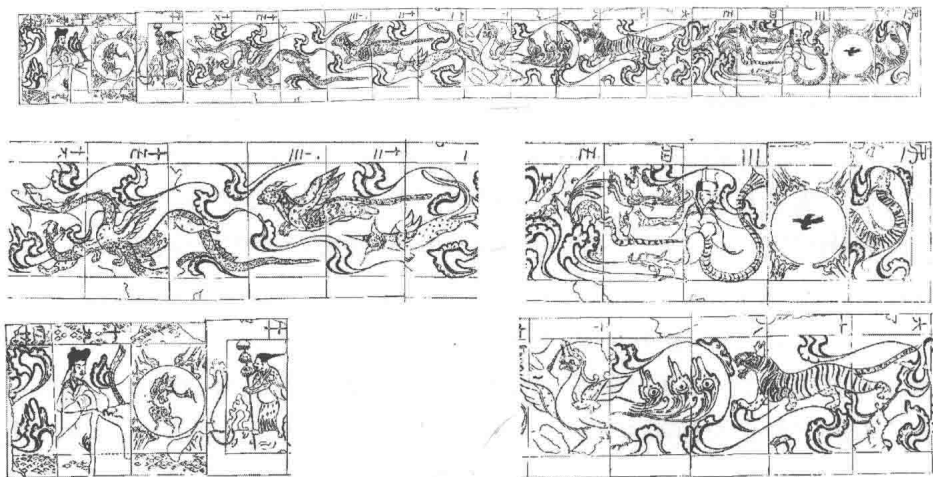
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的墓顶脊上，有一长卷式的神灵图（图一），由西（里）向东（外）依次排列着女娲、中绘桂树和蟾蜍的彩月、持节羽衣方士、交缠奔驰的双龙、两只泉羊、朱雀、翼虎、迎跪仙女、吃仙草的仙兔、墓主升仙、走狗、伏羲、内绘金乌的太阳、黄蛇，形成一个引导、护卫墓主人升仙的场景，由伏羲、太阳代表的“阳”，奔向由女娲、月亮代表的“阴”。

①（汉）王逸《楚辞章句》，引自（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页。

②（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引自章沧授、芮宁生《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汉赋》，珠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③《后汉书》卷八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57页。

④贺西林：“鸭首、麟身、鱼尾的怪兽……当是鱼妇。”载《古墓丹青——汉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图一 河南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墓室顶脊的神灵图

相似的还有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其中的天象图也是位于墓顶脊的长卷式图像。由南（外）向北（里）依次排列着朱雀、驮日伏羲、黄色神虎、相交双龙、羽衣仙翁、朱雀、二龙穿壁、蟾蜍、人首龙躯神人、女媧驮月，由女媧、月亮代表的“阴”，奔向由伏羲、太阳代表的“阳”。

洛阳新安县西汉壁画墓中所出土天象图不是正式发掘的考古成果，墓葬原来的形制已经不清楚，从现有的壁画砖来考察，天象图的位置应该在主室顶部横向展开。依次排列着两只凤鸟、异兽、驮月女媧、赤龙、黄龙等，此外还有驮日伏羲、女性人首龙身，应该同在一个长卷内，但是具体位置不明。

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后壁上部，依次绘有祝融、玄冥、玄武、辰星和天马像。

洛阳金谷园东汉壁画墓的前室穹顶上，绘有朱雀、白虎、飞鸟、彩云等图案。

洛阳机车工厂壁画墓甬道的东西两壁云纹中，有飞鸟、神兽。

甘肃酒泉下河清1号壁画墓前室檐壁上，依次绘有羽人、舞人、驰牛、翼虎、行虎等。

辽阳旧城东门里东汉壁画墓棺室上部东壁，画有两羊头人身的神怪，奔走追逐，西壁画一站立状的白马飞廉。

这些图像根据墓室上方的长形砖排列，或者以长形砖组为构图依据，

依次展现不同的动物形神灵，通常具有生命转化或升仙的含义。

2. 阴阳图式

卜千秋壁画墓主室后壁山墙正中的方形空心砖上，帝俊之下绘有左青龙、右白虎。

洛阳一座不详壁画墓（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和偃师辛村新莽壁画墓中，都绘有天神帝俊怀抱常仪、羲和，常仪、羲和分别手捧日、月（图二）。



图二 洛阳一座壁画墓上的神灵图（中国农业博物馆藏）

洛阳金谷园新莽壁画墓的特点是一砖一画。墓顶南北两端分别为日、月，日、月中间有两幅画面。其中一个方砖四边中间各有一块玉璧，两条向上的龙分别穿过画面左右的玉璧。上边中间有一块玉璧被两龙双口承接，双龙之中一龙无角，似有雌雄之分。另一块方砖同样绘制四块玉璧，青龙、白虎分别有半身隐于东、西两块玉璧之后，另有一条蛇穿过这两块玉璧。北边玉璧遮住一只乌龟，仅露出一条腿。南北玉璧前画出一只朱鸟，白虎前绘有一人面兽身神，与之相对绘有一骑蛇神，手持一只小蛇。东壁上部相对绘有句芒、蓐收和凤鸟、凰鸟。西壁上部绘有太白星君骑白虎、岁星骑青龙，还有飞廉像、荧惑与轩辕相搏像。

此外，山东梁山县后银山墓的棺室券顶上，绘有太阳金乌和月亮玉兔。

甘肃磨嘴子壁画墓、辽阳北园2号壁画墓、辽阳棒台子1号壁画墓、辽阳三道壕4号壁画墓的前廊藻井上，均绘有太阳和月亮；辽阳棒台子2号壁画墓、辽阳鹅房1号壁画墓等墓的前室左、右耳室上壁，日、月均为相对绘出。

阴阳图式通常出现在墓壁上方，对称画出两个分别象征阴阳的神灵，反映了先秦的阴阳思想在汉代的流传。

3. 守卫图式

卜千秋壁画墓的墓门内上额，有一人首鸟身图像（图三），可能是吉祥神，也可能是汉代广为流传的仙人“王子乔”的形象。^①



图三 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墓门内上额的神灵图

^① 有人认为，“此像是仙人王子乔，有人认为是标明墓主人尸体已瘞的吉祥神”。载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